



期待 花好月圆时



郭国岭◎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期待花好月圆时

郭国岭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期待花好月圆时 / 郭国岭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 7 - 5171 - 0875 - 7

I. ①期…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9192 号

责任编辑:郭江妮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100037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文良精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7.875 印张

字 数 168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ISBN 978 - 7 - 5171 - 0875 - 7

爱,大多是浪漫的。过日子,又总是实实在在的。每个人都渴望爱,大家又都要过日子。到头来,无非是各有各的爱,各自过着各自的日子,各个家庭,期待着各自的花好月圆。

——题记

目录

Contents

一	1
二	3
三	6
四	8
五	13
六	19
七	22
八	27
九	31
十	36
十一	43
十二	46
十三	50
十四	54
十五	58
十六	62
十七	66
十八	68

十九	72
二十	76
二十一	85
二十二	91
二十三	99
二十四	105
二十五	113
二十六	119
二十七	126
二十八	133
二十九	140
三十	147
三十一	155
三十二	163
三十三	170
三十四	179
三十五	186
三十六	196
三十七	203
三十八	211
三十九	216
四十	223
四十一	229
四十二	238
尾声	244

国庆节,幼年的伙伴桑炳乾,旅游路过西安,顺便来家看望。闲聊中,说起故乡的桑二帅来。

“二爷这个人,可真是老风流,永远长不大的老小孩。他和俺那位二奶奶,名副其实一对活宝。感情上两人打了一辈子叮当,六七十岁了,还闹了一次分居。”炳乾叹息道,“虽然二爷有自己的毛病,可是,二奶奶有的地方做得也太过分了。”

“您二奶奶?不就是潘金莲刘凤英吗?”话一出口,立即感到了自己的莽撞。果然,炳乾尴尬地笑了笑,难为情地抓了抓花白的头发。布满皱纹的白皙的面颊,微微泛红。我也搭讪地笑了笑,接着说,“他们老两口不是早在六五年就已经变得十分恩爱了吗?”我特别强调了“已经变得”四个字。

“怎见得呢?”炳乾斜了我一眼,冷冷一笑,问。

“当然言之有据了。”我说。

那是一九六五年放寒假的时候,在安阳读高二的我,回到县城。当从城北的火车站赶到县委家属院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父亲母亲、弟弟妹妹都在家。令我吃惊的是,刘凤英也在我家里。晚饭很简单,馒头稀饭咸菜。也许是招待客人,另加了两个碟子,一碟炸豆酱,另一碟里三个咸鸡蛋切为六份摆在那里。这在那清贫的岁月里,已经很不错了。

刘凤英虽然只比我大五岁,桑二帅在村子里辈分却很高,连

父亲母亲也要喊他一声“二帅叔”呢！我喊刘凤英一声“二帅奶奶”，也就顺理成章了。她娘家是刘屯的，离我的家乡玉桥镇不到五里路。刘屯只设有初小，高小是到我们镇子读的。我们镇子比较大，当时已有数千人口。她上学晚，上高小时已经十六岁了。我们是高小的同班同学，炳乾和她还是同桌呢。她结婚时，才刚刚进入十八岁。所以，我们几个男孩子喊她“二帅奶奶”时，总有几分揶揄的口味，甚至还带着坏坏的笑。

毕竟五年过去了，她对人说快三十岁了，其实刚满二十三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老大五岁，是个男孩，叫文才，老二三岁，是个女孩，叫文琳。对她的辍学出嫁，大家本来十分惋惜。现在我看着她一脸忧伤，眼泪汪汪的模样，同情怜悯之心油然而生。

原来，一年前，桑二帅得了一种怪病。肚子越来越大，公社卫生院束手无策。然后，又把他送到县人民医院。就当时的医疗水平，医生除了埋怨没有及时送诊误了病情外，已经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医院给了些药，让在家治疗。实际上是等死。后来，她听人说我父亲认识一位用祖传秘方治疑难杂症的老中医，并且传得很神。于是赶了四五十里路，到县城来了。

“说的是许明琨吧？没那么神。的确有人用他的办法把病治好了的，也有许多人用他的办法不管用。大医院都治不了的病，他那小诊所能行？”父亲叹口气说。

“他大哥啊，死马就当活马治吧！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呀。”两行热泪，淌过她洁白俏丽的脸蛋儿。长长的睫毛，俏美的丹凤眼，尖尖的下颏，花骨朵一样的小嘴唇，她依然那么美。

父亲答应问问许大夫再说，她千恩万谢地去了。本来母亲

要她住一晚上，明早再走。她说家里乱成了一锅粥，要赶回去的。四五十里路，骑自行车不到两个小时就到家了。

“这么好个漂亮媳妇儿，真是白搭给桑二帅那坏小子了。”母亲望着她那袅娜轻盈的身躯，在自行车上扭着腰肢，渐渐消失了，不禁摇头叹息道。

当面喊“二帅叔”，背后又骂“坏小子”，不仅母亲这样，镇子里很多人都这样。足见桑二帅在人们心目中形象之糟糕。



本来，我对桑二帅是颇有好感的。他曾是我们西大街的孩子王。在当时的农村，像他这样十八九岁了，田间家务，都是行家里手了，谁还天天和一群毛孩子混在一起呢？我们脑子可没那么复杂，谁领着我们玩，我们就向谁伸大拇指。再说，村里同龄的小青年，谁又和他比得起呢？几代人经商，虽然都是小本生意，较一般农户，家底还算殷实。解放后，他父亲桑贵林开了个杂货铺。他家的糕点，是祖传的手艺，可谓一绝。

叔叔桑贵清是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在邻县当县长。因此，镇子里又投来更多的敬畏与羡慕的眼光。母亲王青梅，是邻村一个破落地主的女儿，容颜韶秀，但多愁善感，多少有点儿大小姐脾气。身子骨比较单薄，一副病恹恹的模样。生活能力比较差，对丈夫有很强的依赖性，对孩子却一味娇惯。王青梅为桑家生了两个儿子，老大春光，生于二五年春天，从小就温顺勤谨，精

明而内向,是个稳稳当当的人。读过几年私塾,后来成为桑贵林经营杂货铺的好帮手。三〇年冬天,生下二帅。

幼年的桑二帅,聪明伶俐,眉清目秀,浑身粉团儿似的。小时候,母亲还给他扎小辫,穿花衣服,当个女孩家娇宠着玩。直到他八九岁读私塾时,才把辫子剪掉。后来,又在县城读过几年洋学堂。当长到十五六岁时,已经长成一个很帅气的小伙子了。有一定的文化功底,并且悟性很高。毛笔字写得很棒,二胡拉得也很娴熟。只要他喜欢的事情,总要钻研出个门道来。如,打算盘,刻章子,画画,扎灯笼等都还像个模样。如果在贫寒之家,引导得当,说不定还是养家糊口的一把好手呢。可惜,父亲、哥哥,埋头做生意赚钱,只要他不吸鸦片,不赌博,就听之任之。母亲更是由着他的性子一味纵容。原先还只是往孩子堆里混,后来对女人堆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

在当时早婚早育的社会风气下,王青梅早就留意小儿子的婚事了。可是三里五乡的姑娘说了五六个,他都摇头。因为他喜欢上邻居家的姑娘杨秋英了,两个人可是从小兄长妹短,亲亲热热一块儿玩大的。她虽然是一个家境贫寒,一身粗布的农家姑娘,可是一想到她那扎着红头绳的大辫子,贴身蓝布衫下挺纵的健美酥胸,适逢青春年华的桑二帅,便心旌摇摇,浑身软酥酥的。

“秋英那姑娘长得倒不错,就是家里穷得叮当响,门不当户不对呀!”王青梅叹口气,说,“不过,只要你喜欢,明天我就给你去提亲。就咱这家庭,他们巴不得呢。”

“娘,别去了。我给秋英说过,他爹坚决不同意。”桑二帅带

着哭腔说完，像泄了气的皮球，萎靡地躺在床上。

“我不信，咱家哪点儿配不上他们？”王青梅笑着说，“明天就去找杨老汉，别哭丧着脸，情等着秋英给你做媳妇儿吧！”

王青梅太自负了，没想到杨老汉又穷又倔，脑子就是一根筋。他认定桑二帅就是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花花公子。嫁给他就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是没幸福的。并说，给女儿已经在邻村找了婆家，不久人家就来迎娶了。王青梅只好满脸通红，愤愤不平地回到家中。

二个月后，十七岁的杨秋英嫁给了宋寨宋老黑的大儿子宋狗丢。小伙子二十五岁，黑黑壮壮的，人也憨厚老实，就是露出厚嘴唇外的两个大暴牙，让秋英受不了。

新婚之夜，尽管宋狗丢面对着如花似玉的新娘子，低三下四，软缠硬磨，她就是不让碰她的身子。稍用强，她就连骂带叫喊，极力撑拒。宋狗丢心软了，躺在那里唉声叹气，一夜未眠。这一切，便成了听床男女的笑料。

急于抱孙子的宋老黑，气得连骂儿子没出息，并面授机宜说，女人都是宠坏制服的。火棍头下出孝子，拳头下面有贤妻。尽管秋英是一个身体矫健的农家姑娘，毕竟敌不过一个力大如牛的黑胖壮汉。第二天晚上，当如愿以偿，心满意足的宋狗丢躺在那里鼾声大作时，秋英却满脸泪水，苦楚地抽泣着。

此时，她满脑子都是二帅。尽管他们在镇子砦墙上的小树林里有过幽会，也不过搂搂抱抱而已，她一直固守着自己的贞洁。满想着像她这样的俊俏模样，会遇到一个知冷知热，怜香惜玉的如意郎君，万万没想到是这么一个结果。她感到委屈，不值。



就在她三天回门的第五天,刚巧山东的大姐家里有急事,杨老汉匆匆去了。傍晚,她在门口见到王青梅,怯生生地说:“大婶,晚上方便吗?想到你家坐坐。”

“已经是残花败柳了,还来我家干嘛?”王青梅心里不屑地嘀咕着,却笑吟吟地说,“来吧,俺二帅一直惦念着你呢!”自从秋英出嫁后,这些天二帅萎靡不振,一直茶不思饭不香呢!她只想心疼儿子,让儿子开心,却不顾自己做事的后果。

夜深人静,秋英悄然走进桑家。王青梅径直把她领进小儿子房间。两人干柴烈火,如鱼得水。二帅云雨初度,秋英投怀送抱,曲意逢迎。次日凌晨,秋英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次日夜里,秋英又来了。两人驾轻就熟,枕席风光旖旎,已经如胶似漆了。以后,秋英回娘家,只要有机会,便和二帅欢会。

“娘,你可有点犯糊涂了。”大儿媳田秀珍读过洋学堂,做事干净利落,说话嘞吧流利脆。觉察这件事后,责怪婆母说,“咱桑家在镇子里乃至三里五乡,也是有头有脸的人家,二帅这是败坏门风呀!偷人家儿媳妇,这还了得!宋老黑是有名的愣头青,闹起来怎么办?出了人命怎么办?”

“我哪想这么多呀,你说,现在该怎么办?要么我找杨老汉,让他管管自己的女儿。”王青梅听了儿媳的话,顿时不知所措起来。

“不行不行，那咋能行。你想，杨老汉那么爱面子，又是个火爆子脾气。知道女儿出这样的丑，不把她勒死才怪。还是从长计议好。”田秀珍月牙儿眉扬了扬，杏核眼滴溜溜转了转，含笑说，“我说娘哎，你千万别再由着弟弟的性子胡来了。子不教娘之过嘛！首先要把自己的孩子管好。我找机会给秋英谈谈，让她知道利害关系，好自为之。对弟弟你如果管不了，就让俺爹和他严肃地谈一次。”

“不用不用，秋英你找她谈，你弟弟还是我给他说说。你爹生意忙，别让他分心了。再说，这事又不是你弟弟胡来，是秋英主动送上门来的嘛。二帅也十七八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弟弟也没啥大错。”王青梅瞅了一眼儿媳说。

“娘啊，你真是的。”没想到婆婆这么护犊子，当儿媳的又不好再多说什么，田秀珍只好说，“那就早点给他娶房媳妇吧，也好拴拴他的心。”

秋英听了秀珍的劝导，恬淡一笑，表示今后会检点自己的行为。二帅听了母亲不疼不痒的数叨，却咬着嘴唇不作声。

不久，秋英害喜了，这下乐晕了宋老黑一家人。憨呼呼的狗丢，更是喜欢得呲着大暴牙，哈喇子耷拉半尺长。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秋英生下一个男孩。邻居看了，都说：孩子白白净净，细皮嫩肉，像他娘。公婆看了，冷冷笑了笑，心里有点发堵。因为秋英做姑娘的时候就与二帅相好，还是风言风语地传到了宋寨。因而，看着这白净秀气的男婴，老两口心里不由犯嘀咕。

又过了几个月，孩子的脸蛋儿长开了，竟然粉嘟嘟、活脱脱一个“小桑二帅”。宋老黑气得发了疯，可家丑不可外扬呀！他只能冷冰冰地咳声叹气。婆婆则借家里的鸡狗说事，对媳妇指

桑骂槐，刻薄挖苦。背地里教唆儿子说：“你这个窝囊废，就不能夜里狠狠揍她一顿，让她记一辈子不敢再偷汉子。难到这顶绿帽子就白戴了！”

儿子给秋英极大的精神安慰，她温柔地抱着自己的心肝宝贝，让他柔嫩的小嘴儿，吸吮着自己雪白丰盈的乳房，心里甜蜜蜜的，冷眼看着周围的一切。

狗丢憨却不傻，他痛苦地只是用拳头擂击自己的脑袋，虽然不忍心责打自己丰盈迷人的媳妇儿，却在夜里没完没了地折腾妻子。秋英不再反抗，含着眼泪，麻木地躺在那里，任他发泄。直到第二年，秋英又生了一个黑胖儿子，宋家才算找到了一点儿心理平衡。家庭气氛逐步缓和，秋英的日子也好过多了。

四

在左邻右舍的心目中，似乎桑二帅就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公子哥儿。不过，平心而论，有的时候，他还是有一副助人为乐的热心肠的。每当春节，西大街的春联大部分是他写的。孩子们的纸灯笼，也大多是由他制作的。只要你提供纸张和材料，他免费书写、制作。只要兴致来了，还给人画像、刻图章、扎风箏。因而，虽然大家对他的玩世不恭多有微词，对他的聪明热情又有几分赞许和喜爱。

在农村，大家最瞧不起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手脚不干净，二是男女上不干净。犯了这样的事情，大家会背后戳脊梁骨的。

对于他和秋英的事情，大家开始并没在意。以为是年轻男女一般的好感和亲近，这种现象很普遍，大家比较宽容。后来，风传秋英生了一个“小桑二帅”，大家对他不禁本能地厌恶起来。有的老年人，甚至公开提醒自己家中的大姑娘小媳妇，见了桑二帅躲远点儿。

既然玩世不恭，桑二帅便由着自己的个性。我不吃你们的，不穿你们的，不偷不抢，你们能把我怎么办？所以，任人褒贬，依然我行我素。农村的事情，很多时候就是一阵风，顶过去了，风过去了，也就那么回事了。

也是合当有事，在秋英大儿子三岁那年秋天，她带着两个儿子回娘家，看望父亲。因为母亲早已亡故，家中就杨老汉一个孤老头子了。

这天中午，王青梅从她家门口经过。只见三岁的孩子，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脏兮兮地坐在门墩上，捧着黑糊糊的窝头在那里啃。看着那熟悉的眉眼神态，王青梅想起儿时的二帅来。二帅可是生长在蜜罐子里哟，何时吃过这样的苦？这可是自己的亲孙子呀！于是，一阵心酸。急忙回家拿出两个热呼呼的肉馒头，送给小男孩，说：“孩子，吃吧，这是奶奶给你的。”

就在秋英回婆家的第二天，这件事又被添油加醋地传到宋寨，说桑家要小男孩认祖归宗。这话，无异于在宋狗丢心头的旧伤疤上又狠狠地捅了一刀。在宋家老太太的极力煽动下，他抓着秋英的头发把她从家里拖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拳打脚踢，骂她是偷汉子的骚货。还指着哭喊着的小男孩说：“这就是野种”。看来，宋家是撕破脸皮破罐子破摔了。

被邻居劝回家中之后，披头散发，一身是伤的秋英，抱着两

个儿子痛哭一场。一狠心，把老二留给宋家，带着老大，连夜回到娘家。她感到再也无脸面对镇子里的父老乡亲。次日，天蒙蒙亮，妇女带着小男孩，悄然出了镇子。

几年后，有人在济南见到过她。说她在大姐的帮助下，嫁给了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单身老革命。老干部对他们爷儿仨很好，特别视小男孩如己出。秋英的脸蛋儿白里泛红，更水灵漂亮了，并且为那位老干部怀了孩子，羞答答地挺着个大肚子。杨老汉身体也更扎实了，衣服崭新，旱烟袋也换上了带玉石嘴儿的。

农民是朴实善良的，他们不再抓住秋英和二帅的事情不放了。甚至对他们爷儿仨的遭遇给以深深的同情和牵挂。得知他们安好的消息，宽慰中，还有淡淡的思念。

对于爷儿仨的离家出走，桑家还是感到了良心的不安。在左邻右舍的心目中，虽然以为宋家做事太过分，但毕竟还是由桑二帅把人家儿媳的肚子搞大引起的。桑二帅本来就不太好的形象，现在更有点儿臭臭的了。

再加之，他平时优越感很强，对谁都瞧不起，对什么事都满不在乎，所以贴心的朋友很少。同龄的伙伴，大多娶妻生子，安家立户过日子了。对他的游手好闲鄙夷不屑，见了面，大家互相礼貌性的，皮笑肉不笑地哼哼几声，就算是打招呼了。特别是和秋英的事，愈描愈黑，更使他在人群中落落寡合，显得孤单。

不过，他还是有“基本群众”的，除了我们这些毛孩子外，还有几个不信邪的大姑娘，几个家里管不了的泼辣小媳妇儿。看来，他不仅善于哄小孩玩，还很会哄一些女人开心。和孩子们混在一起，说明他童心未泯，问题还不大。可是和那些年轻女子混在一起，学唱戏，画像，放风筝，说说笑笑，甚至打打闹闹，不仅邻

居感到扎眼，特别令他那精明能干的大嫂田秀珍忧心重重。

眨眼间，他已经二十一岁了。这时新中国成立已经两周年，人民群众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年轻人，入党的，入团的，参军的，进学校学文化的……出现了一片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新气象。这时的田秀珍已经是镇完小的小学教员了。

“娘啊，不能再让二帅这样混下去了。你看和他一茬的小伙子，谁像他这样？萎靡不振，自甘堕落！”田秀珍又来劝说婆母了。

“我看也没啥大不了的，不就是秋英走了，心里难受，想散发散嘛！他就是放不下那个秋英，着了魔似的。说一个不成，说一个不成，说了十多个了，现在还没着落。我也着急得很呀！”王青梅摇头叹息道，“我看他和南街的那个叫白秀娟的姑娘形影不离，蛮投缘的。”

“娘，你还蒙在鼓里呢！谈恋爱都是个别幽会，哪有成群结队谈的？完全是放浪形骸，瞎闹腾。他和白秀娟也是逢场作戏。白秀娟的男朋友是镇政府的通信员，听说还要往县委机关调。你想，好招惹吗？再胡闹，又不知闹出什么事呢！”

王青梅又被儿媳说懵了，不知如何是好。最后，还是桑贵林拿定了主意。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说，他的一个好朋友给二帅物色了个对象，是马楼村的，叫马月琴。父亲是挑货郎担儿的。家里不算富裕，但零花钱是不缺的。也是高不成低不就，拖到现在。姑娘二十岁，比二帅小一岁，据说品貌端庄，还算合适。现在不是讲婚姻自由吗？过几天县豫剧团来镇子里演出，马楼村离镇子不到八里路。她会让家人陪伴着来看戏。你们从侧面互相看看，先别正式接触。如果没意见，过春节时就给他们把亲事